

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

吴克敬 主编



黄 海 著

乘 火 车

吴克敬◎主编

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

乘火车

黄海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乘火车 / 黄海著. —西安:西安出版社,2012. 10
(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/吴克敬 主编)
ISBN 978 - 7 - 80712 - 982 - 0

I. ①乘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5861 号

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

乘火车

主 编: 吴克敬
著 者: 黄 海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电 话: (029)85253740
邮政编码: 710061
印 刷: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10.75
字 数: 106 千
版 次: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
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712 - 982 - 0
定 价: 20.00 元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请寄回另换。

总序

1

于孝军

中国是一个文学的泱泱大国，西安的文学又有着得天独厚的漫长的历史传统。作为中国曾经的十三个朝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她集天地之大成，汇五湖四海之文化思想于一炉，铸造出了辉煌灿烂数千年的文学精品，成为中西方文学家和思想家膜拜的圣地。

西安文学，源远流长，不论是风、雅、颂，还是汉赋、唐诗，无不在历史的年轮上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，流传下无数优美动听的传说，一次次登上时代的潮头浪尖，树立起大时代的精神标杆。

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”建国后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迅猛，各种思潮蓬勃涌现，而以柳青、杜鹏程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为代表的著名作家，以西安为中心，创作了大量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的优秀文学作品，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坛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涌动，引起了极大的注目和赞誉。

新中国已过一个甲子，文学伴随着文明的进步成长

成熟，迎来一个全新的信息化、网络化时代，但也面对着更加复杂多变的思想维度和社会切面。如何把握当下，引导社会思潮的健康发展和整合融合，成为新一代作家担负的责任和义务。

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，迎接十八大的胜利召开，落实市委“出人才，出精品”的指示，切实改变西安文学队伍后继乏人、精品力作不多的创作现状，在西安市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下，2011年，西安市文联、西安市作协首届签约16名中青年作家。以期通过这种方式，达到呵护蓓蕾幼芽的成长，激励、引导和支持中青年作家积极创作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并资助其出版，为他们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铺路搭桥。

播种是艰辛的，丰收是喜悦的。春华秋实，继2011年底的第一批五部作品——赵丰的《孤独无疆》、国稳社的《彼岸的芦苇》、刘牧之的《拓跋树娥》、曹军华

的《朱雀门下》、蒋书平的《河流传说》，这是我们第二次麦收。它们是吕虎平的《单面人》、赵永武的《寻她千百度》、袁国燕的《亲密无间》、史飞翔的《学问与生命》、黄海的《乘火车》。

作品出版后，我们将举办作品研讨及宣传推介会，邀请知名作家、评论家参加，通过相互的交流探讨，不断提高作家们创作的艺术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将联合相关刊物和媒体进行报道，以期扩大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响力。

在此，给予本次结集出版的作家以及作品以美好的祝愿，并希望后继者努力前行，再创西安文学创作新高潮。是以为记。

序

伊 沙

一晃认识黄海都快十五年了，路遥知马力。

他与我有一个共同点：都是文学少年出身，都是在中学时代就曾发表习作的，并小有影响。我们在谈起文坛中的人和事时，都有一种知其底细的感觉，他比其同代人资格更老。我是教育工作者，原本特别反感张爱玲这句得了便宜还卖乖的“出名要趁早”，但我深知“启蒙要趁早”，也越来越意识到“超前教育”确有好处。黄海是文学少年，并且从一开始就全面地写作（并不局限于诗），这对其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。关于这位乡村文学少年的经历，他曾对我讲述过一个要人命的细节：他的第一本书，是他父亲卖了家里养的两头猪帮他出的！

我到现在才意识到：十多年前，年少英俊的他来到我面前，请我去为某个小刊办的中学生文学夏令营做讲座——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初入长安的“西漂”，委身于这家小刊，居无定所，朝不保夕，在网吧里狂写小说是

他最大的快乐，写得跟玩似的，篇篇都能发。然后就是一起创办《唐》诗刊以及后来创办唐论坛的壮举，还是黄海主动找的我，我把一个五年前未能实施的策划案拿了出来。别看我这人在写作内部扩张欲侵略性饱和，在行动和活动方面其实非常被动，需要别人点燃第一把火，黄海之于《唐》诗刊，就像周德东之于老《诗典》，欧亚之于《新诗典》，至于将其打造成精品并令其风光无限则是我的擅长。我至今都没有问过黄海：出《唐》的钱是如何弄来的，如果他拿出的是自己吃饭的钱，那就近乎于悲壮了，我猜他是蹭了他当时吃饭所在的那家小刊平时印刊的印刷厂。当年只出过两期的《唐》，便成一代名刊；当年只热闹了两年的唐论坛，至今被人怀念，这便是我和黄海联手做事的效率。后来黄海不止一次跟我说：“《唐》的名气这么大，出得太少了，多出几期，再出几期。”之后便又出了一期，依然是精品。再后来，我们又和其他同仁一起创办了长安诗歌节，看我忙，他两次将《唐》的主编

权交给不同的两位同仁。在有人眼里，这世上只有两种人：穷人和富人；在我眼里，这世上也有两种人：给予者和索取者。十五年间，黄海做过穷人，做过富有者，却始终是一个给予者，对朋友，对诗人，对诗歌，对文学。他手中只有一枚铜板时，他知道将其掰成两半，一半给出去；他手中有了一枚金币时，他同样知道将其掰成两半，一半给出去——这样的人，生来就把自己的心掰成两半！

索取者总有一个自欺欺人的想法：我是天才，你们就该给予我，我诗好我怕谁！还十分阴险邪恶地将给予者划归到活动家的行列中去，自己便心安理得了。但是，这人间哪有什么便宜好占？就算你是天才，又能是多大的天才？固步自封，拒绝成长，而所谓“诗好”——凭什么好？这世上的男人分两种：大男人和小男人；这世上的诗人亦分两种：大诗人与小诗人。难道是小男人最后做成了大诗人不成？开玩笑，你问缪斯女

神成不成全？举个不甚恰当的例子：徐志摩——世人只见志摩死后集亿万女人宠爱于一身，可知其生前被高规格的男人所喜，凭什么？其门生卞之琳只说了掷地有声的四个字：古道热肠！——黄海真真是当得起这四个字的，所以我说，他是长安及时雨，他身边的朋友早不着！记得有一次我曾为一个细节发感慨：“你老婆很幸福！”——是的，他对待亲人、朋友、诗歌的热爱是一体的，自然而然，毫不做作。但你千万别以为黄海是好好先生一个，我曾与黄海同开一个会，会议主持人让评论家先发言，黄海只听了一个评论家的不说人话，拍屁股就走，回房间睡觉去了，他嫉恶如仇起来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

人是概念动物，喜欢在心里给他人贴上小标签：既然你做了几年小生意，还做得不错，那就远离文学了呗。于是长安诗歌节的众同仁，经历了两轮一惊一乍：先是发现黄海对诗很懂，文本内外都很懂得，继而发现黄海的诗很好，而且这种好不是风格化的带注解的好，而是常识的

好（其诗能被更广的人群所接受的原因也在于此）。某知识分子诗人写了大半辈子才觉悟到：诗歌是文学（难道此前他以为诗歌是哲学吗是语言学吗）。看来，他得像我一样教教“基础写作”。我读一个人的诗，能够看出他有无文学意识，他的文学素养如何。黄海的诗正是文学的诗，文学的诗才是有其自身生态系统和环境的诗，首先有“篇”（有“篇”是现代诗最明显的标志，诗盲为什么老是质疑取消分行即是散文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），那些搜肠刮肚弄出几个句子的（越警句便越低级），一定是落伍者。请注意：盆景是古人发明出来的“艺术”，现代人喜欢的是真实的大自然。黄海的文名甚至比诗名更大。有一次我读他的散文，心中曾感叹：写下如此散文者，诗写不好才奇怪！今天再看，他的散文明显包藏着一颗诗人之心、一双诗歌之眼！并且作为诗人的存在感，跃然纸上，无处不在。有文学意识和文学素养的人，其诗总是关乎世相人生的五味杂陈，其诗

一定会自成一个完整的世界（映照出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世界）。

多年以来，黄海给别人出了那么多书，终于要出自己的一本——更重要的是一本诗集，这是一个诗人图穷匕首见的时刻，我在忙乱中写下几句心里话，就算为朋友敲敲边鼓。

不成序。

2012.5.23长安

黄海：只写必须得写的诗

秦巴子

少年成名的黄海，作为诗人，他是低产的，他出过好几本很有力量的散文集子，但他的诗，订起来大概没有散文那么厚，更多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只是在生活。很多时候，他活得不像个诗人，至于诗人该活成什么样子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只是模模糊糊不明就里地觉得他不像；很多时候，我觉得他写的也不像个诗人，那些自以为诗人的，各自都有一套娴熟的搞法，流水一样的文字，淌过事物和心情，必然湿漉漉一片，句子的丛林枝繁叶茂，词语的花朵次第开放，相比之下，黄海写得太俭省了，像个侍弄铁树的人，甚至不知道花开何时。我不知道是那些诗人们写得太多，还是黄海写得太少，但我知道黄海的诗为人称道，我知道他以不多的诗作，赢得了同行和读者对诗人黄海的尊敬。这其中有什么惊人的秘密吗？一个顺手的词：少而精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远不是这么简单，黄海的俭省，另有缘由。

我和黄海聊天。他说，真有那么多诗值得被写出

吗？

读很多人的作品，你发现他们太像诗人，虽然也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，但那些作品的必要性值得怀疑。一个太在意自己的诗人身份的人，是可疑的。一个所谓的专业诗人，就得像拉屎撒尿一样每天弄出几首诗来？一首诗的必要性，到底是源于诗人的写作需要，还是因为诗要求被人写出？一首诗的原发性首先是因为在，还是首先是因为写？诗人是助产士，还是生产者？这样的纠结与杯葛常常困扰着我们，既一体两面又雌雄共体，这种诗歌发生学的问题还是留待理论家们去探讨吧。我所知道的是，黄海是一个忘掉了自己诗人身份的人，他只写那些必须得写的诗歌，我吃惊地发现，他的几乎每一首诗，在我看来都是原发性的，而不是后置性的诗歌。是诗推动了黄海的手去写的，而不是黄海的手远远地伸过去左思右想拣选佐料。

读黄海的诗，总是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、浑厚结实的力量。句子起落之间，定然会让我感受到暗中的潜流与

浪涌，体会到他的温度与心跳，不事张扬的低处的悲悯就像他自己的低调的态度一样，他本人已经坐我的对面了。我欣赏诗人和他的诗之间的这种相互平等的态度，这被我视为一种纯正的现代诗歌品质，譬如《小镇》，譬如《去动物园》，譬如《暴雨之诗》，譬如《神木县》，譬如《写故乡》，在诗中，物、我、事、情、心、思，同在一处，平等而居。黄海于诗，不高高在上，不超然物外，不潜藏其中，他只是在里面，非客非主地在诗里面呆着，和诗一起面对读到诗的人。

《小镇》第一节：

暮色中升起的尘土
长途汽车正缓慢地停下来
晚安的杂货店
有人敲门
肥胖的人道出商品的价钱

你好，她用方言问候你
沿路的花圈店、小旅馆
要比黑夜的星辰闪亮
它的招牌被风翻来覆去

这其中所包含着的现实、关系、感觉、情绪、态度以及整体构成的力量，复杂、饱满、丰富、沉重却又浑然。在这样的诗中，试图从中拎出所谓警句，以吓人以媚世以欺心，是徒劳的，黄海的诗不提供这种东西，他也不屑于在其中炫技，黄海愿意提供整体的诗意，以整体的拳头般的力量呈现，他的诗从不翘轻浮浅薄的兰花指。但这并不意味着黄海不注意细节，恰恰相反，细节在黄海的诗里是浑成的，你根本看不出细节在被强调，但细节已经在整体中完成着诗意。

《去动物园》第一节：

我经过那片草食区

看梅花鹿 长颈鹿 斑马

它们低头看着草

我在百鸟园观看

孔雀 火烈鸟 鸵鸟

它们不看人

我隔着铁笼子

看见了狮子 老虎 棕熊

在这首诗里，几乎全部是细节，而细节浑然于诗体，不横枝旁逸，不脱颖而出，而诗人自己也在其中构成细节的一个部分，看似无技巧，其实是高难度。

再看《写故乡》的末节：

何处安身是故乡

当万物长成

它在消失

我却在寻找